

民间采风

寒石

秋收过后，大地静谧如产后女子，散发出迷人的幽香。

这时节的天空，蓝得不那么耀眼了，它被一个夏天阳光的瀑布冲洗后褪色了，几朵白云懒懒浮在上面，在风中迈着大象的优雅步子，缓缓散步。

谷粒飞舞，新米晶莹，扑向人间翘首等待的饭碗。脱粒后的稻草被农人在打谷场上码成高高的稻草垛，气味清新微甜，直窜肺腑，骨子里也是谷香漫漫。

远远望去，排列成方阵的稻草垛俨然如城堡，如果从更高处鸟瞰，也如云朵落在了地上，不过那云是浅黄色的。

在记忆如云霄遥远的年代，看一个村子的富足程度，就是稻草垛得是否壮观气派。稻草垛堆码得壮实的，稻子产得多，不愁没饱饭可吃。稻草垛码得矮小寒碜的，一看肚子就瘪了。

稻草垛成了媒人。我那三婶娘，就是看中了我们村子里堆码的稻草垛后，从六十多公里外一个村子嫁过来的。第一次来我们村相亲，正是秋收后，三婶娘的父亲，腰扎一根稻草绳，他站在山梁上，手搭凉棚，如一个将军

一棵树，在秋日里所呈现的那份朴素之美，有时候比春天更让人心动。

我对朴素的事物，向来抱有朴素的敬意，包括一个人，一棵树。一个朴素的人，意味着他是个坦诚、真实的人，不掩饰自己的内心，不说些言不由衷、不着边际的话。我不屑于一个人流露于厚重妆容外的美丽，妆容本身是不真实的，脂粉无法掩盖一个人内心的落寞和不自信。

于我而言，每一棵树都根植于精神的高处，值得我敬慕、敬仰，值得我投去敬仰的目光，尤其一棵秋天的树。郑板桥书斋有联：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。板桥先生无疑是在阐述其妙法丹青之心得，上联主张以最洗练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，下联提倡自出手眼，自树脊骨，似二月花，一花引来百花开。在他看来，繁华落尽的三秋树与独领风骚的二月花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美，给予他的艺术审美与创作灵感，却是一样的。

有些树，在秋天里果实累枝，孕味实足，散发着母乳般成熟、甘美气息。我幼时，村后坡上，有几树橘。橘子熟了，浓墨般的枝叶上打满了盏盏红灯笼。橘是不落叶树种，四季常青。这时节的橘子，红亮，橙黄，或青黄橙绿相间，在浓稠枝叶映衬下，越发鲜亮、养眼。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，天天跑去仰着脖子看橘，就像一群被灯光吸引的蛾子，一面咽着口水，一面彼此交流各自发现、一夜间点亮的橘盏。

被吸引的还有各色鸟儿，它们雀跃、鸣啭，这个啄啄，那个亲亲，在满枝果实间挑挑捡捡，那副富足、欢喜神态，让人眼馋。

后来，村里派人来摘橘子了，他们拖着板车，背着箩筐，呼啦啦上树，风卷残灯，树上亮着的橘很快被一盏盏采摘、熄灭。完了扔下一句话：

可以了。剩下没熟的，不摘了，留给鸟儿们。

说是没熟，里面其实有好多将熟未熟、隔一两夜就会次第亮起来的；说是留给鸟儿，更多是留给孩子们的，这里面的心思，我们懂。一树橘，让尚不大谙世事的我，感觉到人与自然间某种神奇的亲近关系；也让我意识到一棵树的高度，那是一个孩子心里从未有过的高度，需要仰着头去看。就像一个人，天天躬身跟你说，你习惯了，并不觉得其高。

有些树，在秋日里，着一身粲若亮铂的秋装，傲立于浩荡秋气里，并不比春花逊色。

老家村后池塘边，有棵乌桕树，粗盈抱，冠幅饱满，像一朵丰硕的蘑菇。入秋后，几经风雨寒霜，整棵树会燃烧起来，一枚枚心形小叶子变得酡红光亮，像朵朵跳动的小火苗。这是乌桕一年中的高光时刻，整棵树像一朵闪光的蘑菇，仿佛把积蓄一年的能量，通过这样一种绚烂方式释放出来。桕叶表面覆有蜡质层，显得滑润油亮，风起时，满树的叶子纷纷坠落，像一枚枚闪光的火蝴蝶，从高栖的枝头，晃晃忽忽，闪闪烁烁，飘向地面，美得让人心碎。

银杏的叶子极似扇子，金黄是银杏叶秋日主流色彩。有一年，在川西，一条不知名的山谷，恰遇银杏泛黄时节，满山谷的银杏沸盈起来，水一样流动，潮一样汹涌；流动的是铁水，奔涌的是金液，让人莫名其妙兴奋、惊惶。进入林子，仰头，满目皆是柄柄飘忽、旋转的金扇子，像高台跳水，奋不顾身从高枝上跳下，纷纷然向你扑面而来，让你不自主伸出双手，想要把它们接住，拥它们入怀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恋爱。

印象里，凡是秋叶明妍的树，其果实大多寒碜，比如乌柏、银杏，比如水杉、胡杨、枫、槭、栗等等，无一例外，它们的果实都长得潦草、其貌不扬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自然造物，自有其神明之处，不偏爱，不偏废，是最高明的平衡术玩手。

柿是个例外。那天夜宿四明山，客栈窗外有棵巨柿，沧桑古拙，头天我们几个围着它，仰脖看它被火烧过一样的叶子，以及隐约其间的果实，像一缕被树枝牵绊住的红霞，纷纷叹曰：可以入诗！可以入画！一夜风寒，秋凉碜人，隔日醒来，火烧的叶子尽数让剽悍的秋风拂了去，惟留一树的柿果，红艳、光润、鲜亮——星星点灯，几羽鸟儿在高枝上鸣转、唱和。

仰望一棵秋树，它的美，更夺人魄魄。

记事

光阴里的稻草香

□李晓

检阅我们村子打谷场上堆码如小山峰的稻草垛，果断地一拍大腿说，闺女啊，就是这里了，肯定能吃饱饭。一旁的三婶娘回答说，我听您的。

三婶娘嫁到我们村子后的第二年，实行包产到户政策，就是把集体的土地分割到一家一户耕种。三叔和三婶娘都是勤劳之人，春天，他们匍匐在稻田里插秧，一直后退着插完了一片秧田才起身直一下腰。汗滴禾下土，每一粒稻，都是我三叔和三婶娘用八瓣汗水换来的。初夏的稻田里，稻花随风摇曳，尖尖稻叶似小小的透明酒杯簇拥着，稻子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村子。记得我到县城上学那年，秋收的一个夜里，三叔和三婶娘还在月光下收割稻子，这样的稻子，就有阳光与月光倾洒的气息了。半夜了，他们才从稻田里回屋，我正好醒来，月光浮动，土墙那边透过来我妈疲惫的鼾声。

堆码的稻草垛，它浑圆结实的身子，还在毕恭毕敬地为一个村子付出。

稻草可做燃料。稻草在柴火灶里粉身碎骨地燃烧，燃尽后的烟雾从老烟囱里徐徐吐出，飘散到了云层里，经过岁月蒸腾，而今成为那些离开村子的乡人乡愁的一部分。去年秋收

后，我陪同已来城里居住的三婶娘回村，好多老烟囱已在房顶上冰棍一样融化。三婶娘怅然若失，幸好，村里一户人家还留有一个老烟囱，73岁的三婶娘执意搭了楼梯，在村人搀扶下，颤颤巍巍爬到瓦缝参差的屋顶，俯在老烟囱口子前，用力地嗅了嗅，顿时老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想起我那三叔，43岁那年，疾病发作后就倒在了稻田之下。

稻草可做牛的口粮。乡人何四贵家养了一头牛，我有次经过牛圈，见半趴跪在地的老黄牛正在吞咽晒干的稻草，牛把稻草卷入舌头里急速吞下，尔后在胃里反刍消化。我朝那牛望了一眼，呆萌温良的牛眸里似浮现一层湿润的光。我心生悲悯，突觉喉头有些哽。脑里浮现起那些贫瘠岁月，那些一生翻滚在泥土里求得一口食物的乡人，不就跟这一头吞咽着稻草的牛相似么。

稻草可铺床。那年秋凉季节，我家来了一位城里亲戚，吃了用新米做的晚饭后，奶奶吩咐说，铺床，快铺床。我们家铺的床，就是在竹席下铺了一层院坝稻草垛里的稻草。睡在稻草铺的床上，有稻草浸透的谷香悠悠，城里亲戚睡了一夜香甜的觉。早晨起来，身子上似乎

还沾染着稻子的气息。

稻草可做房屋顶。我离开村子那年，村里还有不少茅草屋顶，有的就是把稻草用竹篾扎紧在木檩上。在稻草屋顶下，我的乡人们安身立命，默默度过艰辛的一生。有年遇到暴风雨天气，我家的稻草屋顶被狂风掀走，眼睁睁见那一大团稻草房顶披头散发般在空中盘旋着飞舞，暴雨停歇，才发现那屋顶如一顶破毡帽挂在山丘边柏树枝桠上。

前不久去一个水光潋滟树影婆娑的村子，住在一家民宿。民宿居然也是用木香阵阵的松木加稻草搭建的。入夜，望天色如水洗过后的巨大帆布上，缀满了闪闪群星。在城里常常辗转反侧失眠的我，于这稻草屋顶下，睡得山一样沉。

清晨，在山光熹微伴随鸟鸣唧唧喳喳啾啾咕咕中醒来，友人见我面色红润，笑说，你昨晚可没喝酒啊。哎！我想，是在这稻草下的屋子里，它经过了时光的酝酿后成了稻香酒，让我在这秋夜里悄然独饮后，与大地融为一体，与过去岁月缠绵在了一起。

稻草香，它是时间深处的沉香，在无垠的大地上飘荡，帮我抵抗着衰老的身子与浑浊的记忆。

采莲秋水畔

□方华

秋日，是采莲时节。此时若身处江南，赏采莲美景，当是快事。

自古江南水道纵横，湖塘遍布，秋日采莲，也是水乡人家寻常事。接天莲叶间，小舟出没，渔歌互答，玉手如藕，莲蓬轻折，真是满湖风情荡漾，风光迷人。

江南采莲，自古即为文人骚客记叙描述。最早的吟咏，当来自民间。汉乐府中的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即是一首民歌。

这首民歌，前三句应是领唱，后四句当是和声。可以想象，在那遥远的原始的天空下，田田的莲叶间传来一声清亮的歌唱，歌声未落，即传来众人的唱和。这样一种热闹的场面，呈现出采莲的情趣，劳动的快乐，以及大自然勃勃的生机。

耶溪采莲女，见客棹舟回。笑入荷花去，佯羞不出来。李白的这首《越女词》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采莲女娇羞的媚态，这种媚态，在以大

莲和怜同音，莲子者谐怜子也。因此古人常借来表示怜爱之意。如南朝乐府的《西洲曲》：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。通过优美的诗句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，那密密的莲花丛中，一位女子正一边低头采莲，一边想着心上之人的景况。这样一个场景，多么清纯可人。

欧阳修在一首《蝶恋花》中，也描述了类似的场景：越女采莲秋水畔，窄袖轻罗，暗露双金钏。照景摘花花似面，芳心只共丝争乱。只是，诗中的主角由民女转换成了臂戴金钏的女子。但怜子之爱是不分贵贱高低的。

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辛弃疾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，曾以童年剥莲的顽皮来表现清平的村居之乐。但古诗意中采莲的主角，基本还是那些美艳若荷的女子来担当。

耶溪采莲女，见客棹舟回。笑入荷花去，佯羞不出来。李白的这首《越女词》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采莲女娇羞的媚态，这种媚态，在以大

自然为背景，在天然去雕饰的满池荷叶映衬下，显得天然纯朴而不矫作。

吴姬越艳楚王妃，争弄莲舟水湿衣。来时浦口花迎入，采罢江头月送归。读王昌龄的这首《采莲曲》，心想，若把首句中的妃改成现代游客，倒是十分扣合。在那些荷花盛开，莲蓬高举的景点，匆匆的观光客们争舟弄莲，一片喧哗之后，往往是狼藉一片，独剩江头月依旧。

王昌龄的另一首《采莲曲》却写得很有意境，是采莲名篇。诗云：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。

这首诗是一幅美轮美奂的采莲图，主角依然是采莲女。但诗人物构思独具匠心，自始至终不让人物正面出现。荷叶与罗裙一色，荷花与粉脸相映。在田田荷叶、艳艳荷花丛中，那若隐若现，若有若无，只闻歌声，不见芳影的朦胧意境，实在是优美诱人，引人遐思。

特别喜欢南朝梁国皇帝萧纲的《采莲曲》，



春海 苗青 摄

历史影册

布衣风味

□吴孔文

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，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。王侯将相如此，布衣草履者亦不例外。

读古籍，总能看到有些人，想当官，阴差阳错的原因，总也当不上，终生不能致仕。白石老道姜夔，才华横绝，气质孤高，一生落魄，尝遍人间万般愁苦。死后无钱安葬，幸好有朋友相助，才入土为安。一代文人落魄至此，可谓极矣！

陶渊明做官不用心，种庄稼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草把豆苗都吃掉了，哪里还能收到豆子，更别想豆腐腐干、豆腐饺子了！茫茫大块，悠悠高旻，能否告诉这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，到底什么岗位，既能让丰衣足食，又可以安心作诗？

有些布衣，大隐于世，人事兴替了然于胸。关键时候的一句话，让人醍醐灌顶、如梦初醒。《封氏闻见记》中说：郭令曾将出，见修宅者，谓曰：好筑此墙，勿令不牢。筑者释锤而对曰：数十年来，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，只见人自改换，墙皆见

在。郭令闻之，怆然动容。遂入奏其事，因固请老。一个筑墙工匠，简短的几句活话，居然让如日中天的郭子仪有了敛藏之心，真厉害啊！

与达官贵人比，布衣们的生活自然清苦。《板桥杂记》中说：柳敬亭，泰州人，善说书。游于金陵，吴桥范司马、桐城何相国为上客。表演之时，击节悲吟，倾靡四座。尽管如此，由于收入不稳定，饱一顿饥一顿。八十岁时，还靠说《秦叔宝见姑娘》挣点碎银度日，也真为难他了。另一位布衣沈三白，生活虽然清苦，却能苦中寻乐，蜗居姑苏城南沧浪亭时，老树一株，浓荫覆窗，人画俱绿，笔下的风月珊瑚可爱。如此布衣之身，令人钦佩。

衡量一个朝代的好坏，关键是看老百姓们是否安居乐业、衣食无忧。《封氏闻见记》又说：贞观中，天下丰饶，士子皆乐乡土，不窺仕进。贞观之治，布衣们的日子过得都不错，不想去当官，走终南捷径的入少。

其实大多布衣，生活在山水草莽间。

古风新韵

助力旅发会 美丽乡村行

采风诗词

□苏明喜

桃园

岭岭相连湾复湾，桃园裹在白云间。
馨香勾得仙班客，惹动馋虫不肯还。

黄金叶

入云瑶草与山深，曳曳容姿袅袅阴。
此物由来多厚意，摇身一变是黄金。

山羊基地

山气日佳香可醺，鬚郎遍地逐成群。
乐呵呵叟侃甜味，如帝持鞭牧白云。

黄牛基地

咬定青山志不移，勤锄陌野画新棋。
只今再育农家宝，牛笛经年可劲吹。

咏慈利杨柳铺乡腊树村挂壁公路
入河深饮似长虹，半截藏于绝壁中。
举尾凌虚云浪搅，铁衣难御破天风。

咏东岳观镇北平村千亩茶叶示范园
岚烟生处可称牛，茶圣曾归村北头。
碧色一眸看不尽，闲云野鹤作迟留。